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7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上春山

□河北邢台米丽宏

在县城的南环路,我把目光洒出去。望见的,是大山旁逸斜出的一个“小枝丫”,无甚大名,俗称“南山”。一悠腿,上了单车,今天就去访南山。

二三十里,烟村明河,树木萌芽。目之所及,万物严苛黯淡的神色被风揭去,嘴角松动,眼眉舒展,露出一丝放松、快乐、开心的表情。把单车放在山脚下,迈动双脚,用行走去拜谒一座正在苏醒的山。

山清瘦着,肌肤还欠润泽,毛羽还不丰茂。背阴里一块块椭圆形的残雪,已由清莹变为碱白,周边洒着一圈水渍。我知道,它最后会在春风里无声消逝。

树也还瘦着,健硕,清朗,挺拔,还淘气,时不时舀一瓢风,泼洒到我身上,不尖锐,有点凉,是那种温柔的初春凉。悄悄的小变化,这就是节令的暗语吧。

草芽正在往外拱,有的攥着小小的拳头,像为自己加油鼓劲儿;有的尖尖的,像一枚针,楔入春风里;有的新芽根儿,一墩儿老绿从去年绿过来,根本不曾被冬日的大北风刷走,老皮老脸地推送着自己的孩子芽芽,往更高处走。一片片草芽连起来看,像书法家的小楷,有骨有肉,有血气,有风神,字字都立着,伸胳膊踢腿儿,又挺整齐端肃。

一座山的骚动,就从一根根儿草芽的拱动开始了。那些旧年枯草和刚刚软起来的泥土包裹不住的骚动,一点点钻进脚心,你会感觉到泥土的松动。一种坚硬的心意如何慢慢瓦解,慢慢返绿,你只有在初春的南山才能明白。

这时,我想打一个电话告诉他,我在这里,你来吗?你若来,就在初春来吧,跟我一道感受

四时有景

把春天端上饭桌

□河北保定张天成

春天的味道,藏在母亲的饭菜里。一进三月,家里碗中的野菜鲜芽便多了起来。母亲像个乡村“美食家”,就地取材,不停变换饭菜的花样。

春风拂过村庄,最先领略春意的便是柳树。这时,母亲便会挎上小菜篮去“撸”柳芽,选几根低垂的柳条,轻轻一撸,很快就能装满一小筐。母亲摘去嫩芽前的叶子,经过反复地洗、泡、焯等步骤,去掉柳芽本身的苦味,处理完的柳芽可以凉拌、蒸炒等。我最爱吃的是柳芽炒鸡蛋,将柳芽切碎打入鸡蛋,加入调料拌匀后煎炒,这道“开春第一鲜”便出锅了。母亲常说:“春吃芽,赛过肉!三月的柳芽是个宝,想吃要趁早。”柳芽炒鸡蛋的味道一直萦绕心头,那是母亲才能做出的“专属味道”。

我家小院外有棵香椿树,每年一开春,刚长出的香椿芽鲜活嫩嫩,绛红色的幼芽,油亮的梗。在大批蔬菜还没上市的时候,香椿是乡村饭桌上最常见的美味。母亲最爱做的是香椿拌豆腐,菜的做法很简单,挑选最嫩的香椿芽,开

烟火人间

「顺滑」徒步

□南京刘月雄

朋友加了好多户外徒步群,遇上想去的景点,说走就走,乐此不疲。11月末,又准备徒步灵白线,赏枫天平山,听说最高处200多米,适合新手,我欣然报名。

一早从南京集合点乘车,到灵岩山脚时,天朗气清。一群人跟着领队,我们朋友五人前后一起,有说有笑,沿着青石台阶,走过山寺牌坊,很快到了灵岩山寺,继续往前。不承想,接下来脚下多细小粒的沙石,我穿的又是徒步鞋,不是登山鞋,上上下下,我像冰上的肥皂,一路滑;碰上参差的大石头,小心爬上去,滑溜得我一个趔趄,慌忙抓住旁边带刺的藤草。还有鲫鱼背大斜坡,久经风吹日晒,已被踩得油头滑脑,我怎不顺滑而下?朋友蔡舍了他的登山杖给我,吴老师更是把我的包背到了她的身上,他们边轻松自如地打趣聊天,边不时拉拉我,招呼我“小心”。心一直提着,头只顾埋着,我依然走得灰头土脸,那些石子仿佛都在讥笑我“菜鸟”,山风和阳光还不时较着劲在我的头脸上扫射……蓝天白云不过尔尔,翻山越岭就为了枯树野草?我沮丧至极。

扛旗的女子在等我们,“往这边走啊”,声音脆爽如嚼豆。吴老师自豪地说:“我一眼就看中她有潜力,向领队举荐她的!”她叫阿汀,飒爽如少年,举着旗子爬山,矫健如兔,一阵风似的就跑不见了。

前面大焦山,都是花岗岩风化后的颗粒,还有嵌在山里的大顽石,一如既往地滑,我不得不

旅途札记

这春风苏醒的南山。这里,草芽如此踌躇满志;大树,却稚童一样憨皮。此时,太阳蹿上了半空,阳光一晃一晃,照得我眯上了眼睛。我停住脚步,阳光也停住。站在我和阳光之间的,是一棵枣树。它的树皮坚硬皴裂,裂成一片片甲骨;它的主干在光阴里慢腾腾生出数个分支,几个世纪的沉淀,一个个年轮互相磨合的结果,是风风雨雨的定见,是一轮轮春风的唤醒。东风里,老树只待换新颜。

我走近去抚摸它,它立即用尖厉的触觉回我以微笑。是的,你不要以为春天的物事都是温柔的。那些有阅历的家伙,都是一脸严峻。其实,粗粝也是一种春天。

无数的大树小树,都在攒劲儿萌发。春意撬开枝干上龟裂的树皮,不消多长时间,绿色就会涂满半空。深深浅浅的绿被南山高高举起,劈开一条通往四季轮回的大道。

大树摇曳,不慕其高;小草萌芽,不欺其小。一山的生灵,都在攒劲。南山不厚此薄彼,你要一小摊儿泥土立足,好,给你;你要一片天空招摇,好,只要你肯钻云穿风的高度。山无言,和谐又平衡。

其实,南山的身体里,有多少正在苏醒的种子,有多少正在蓬勃的花朵,还有多少梦想和愿望。初春,它呈现的,只是那么幽微的一小部分。你若走累了,那干脆席地坐下,吹吹风。你坐下去的地方,说不定有几粒种子正在萌生发芽之心;而你也正以种子的方式,融入南山。你跟山一道入定,发荣,看它从无到简再到繁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,奇异地变出万物花开。此时,你是南山一个核儿,仔细拆开自我,迎接今后每一个日子。

水焯烫一下,切成碎末,放进豆腐里,佐以味极鲜、盐、香油等调味,用筷子一拌,一道时令小菜便做好了。香椿拌豆腐被作家汪曾祺称为“拌豆腐里的上品”,母亲常念叨:“吃点香椿芽,百病不沾身。”这道时令小菜虽然简单,却饱含着她最朴实的爱与祝福。

春天的饭桌上怎能少得了母亲的荠菜猪肉馅包子?一场春雨过后,荠菜便冒出了头。开春母亲就会去地里挖荠菜,她很会挑选,圆形状宽叶绿荠菜适合凉拌着吃,尖叶锯齿状的紫荠菜更适合蒸包子。回家后,母亲把荠菜剁碎与猪肉拌馅,包成薄皮大馅的包子。当一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上桌,轻咬一口唇齿留香。《诗经》中写的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”,是对荠菜美味很好的注解。母亲不懂这些诗词,却能把田间的野菜,做成人间美味。

春天的鲜芽野菜,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,在母亲的巧手下变成了绝佳的美味。一张方桌,几盘小菜,家人闲坐,其乐融融,在唇齿间感知时间流转,亲情温暖。

手脚并用,磕磕绊绊。忽然有些不舒服,心脏像在打鼓,砰砰乱捶,赶紧蹲了下来。大家都围了上来,有人递了吃的,“巧克力,吃了好补充体力”,原来是阿汀。领队希望我们几个人“安全起见,就近下山”,但我不想扫兴,离山顶已不远,我吃了巧克力,缓了缓,好多了,便说服朋友一起拉扯着上了山顶。歇息时,阿汀又拿来牛肉干,她身材瘦小,笑起来露出齐整的白牙,她的好意如同此刻的山风,一下刮跑了我的疲累。

下山陡坡如速滑赛道,坑坑洼洼尽是沙石,沿途的树上缠绕粗粗长长的绳子,串起了下山的路。我忐忑不安,抓紧了绳子。“姐姐,你背转身去”,阿汀移到我的前面,让我转向山上,“拉着绳子往下滑,放轻松,我在你后面”,我慢慢挪,一不小心踩到她的脚,我不好意思再挪步。“没关系,踩到了,说明你走对了!”她就这样一步一步托着我。此时,眼前是一棵棵并不粗壮的树,脚下是如盘龙虬结的树根,以及同伴互相搀扶着鼓劲的声音。那些树,如卫士般顶天立地于身旁,因为执着有力地扎根,才串起了如此多的温暖与信任。

下山后,紧绷的心终于放松,我们尽兴赏枫。回程的车上,群友发了好些美照,有不少阿汀的:她在举旗爬山,搀扶队友、山崖前、枫树下……有一张,她站在山巅,一手叉腰,另一只手上的那杆旗迎风招展,天地间,她在我的心里站成了最美的风景……

「神兽」归笼

□重庆项德林

开学前一天,小儿文锐说:“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一顿好的,就海鲜自助餐吧,否则明天没有心情上学!”我和妻子面面相觑,想着春节期间每天大鱼大肉,难道还不够好?但我们欣然应允,权当庆祝“神兽”归笼了。

春节前那段时间,无论是办公室,还是朋友圈,都炸开了锅。原因只有一个:“神兽”出笼了!家有“神兽”的同事们不停地打电话:有叮嘱父母的,中午咋投喂,下午督促什么作业,均要一一交代;有直接有苦口婆心的,么儿宝贝儿喊得异常亲切,求爷爷告奶奶似的央求“神兽”做什么不做什么;也有直接开架的,夹枪带棒地对“神兽”一顿臭骂连带着威胁。

我家里的“神兽”也让人犯愁。家里老人在寒假前回老家了,小儿文锐怎么安置?转念一想,他已经读二年级了,且貌似还具有独立、自主的个性。我们决定索性放手,让他自由地度过两天假期,后面再行安排,于是在放假那天晚上给他进行心理建设。首先,告诉他与我们一道上班有多么不便,在办公室有很多禁忌,又不好玩,希望他能够享受两天自由空间。再告诉他一个人在家该如何度过,比如看书、看电视、玩游戏和做作业的注意事项,没事了顺便还可以帮忙遛一下家里的狗狗,打发时间。最后,对自诩为“行走的食物粉碎机”的他施以美食诱惑,许诺中午给他点平时不可能点的炸鸡汉堡,外加周末带他去高山玩雪。末了,我们正思忖着他会不会答应,没承想他竟然满口答应下来,而且隐隐约约有一丝丝的窃喜。

没想到,一天实践下来就知道错误估计了形势。我和妻子上班后,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,于是打电话回家想问问情况。电话没接通,两颗心开始悬了起来。上午11点,当打到第16个电话依然没有接听的时候,我有点慌神了,准备开车回去看个究竟。妻子灵机一动,干脆直接给他点个外卖。半个小时后,妻子回信:“‘神兽’还活着,已经取了外卖,正在大快朵颐!”电话也终于打通了,面对我们的质问,他振振有词地说:“电话手表在充电,我正看书呢,谁有空接你们的电话?”我们两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。

下班后,门一打开,我们顿时傻眼了。小儿文锐窝在沙发里盯着电视“咯咯咯”笑个不停,沙发垫上、茶几上堆满了零食包装纸、饼干屑、坚果壳、碎纸片,地板上乐高、多米诺骨牌和各种玩具则散落一地,简直无从下脚。墙角有狗狗拉的一泡黄色尿液和一堆发臭的狗屎,它正趴一边使劲地摆着尾巴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小儿文锐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下沙发关了电视,甩过来一句“我做作业去了”,便噤的一声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,引得我和妻子面面相觑。

第二天,我们迫不得已将小儿文锐带到办公室暂时管束起来,并打电话召唤老人赶快回来……假期刚开了个头,我们便掰着手指数时间,盼望着他归笼的日子快一些,再快一些。终于,熬到了“神兽”归笼的时间,我们怎能不庆祝一番?

家庭相册

剃头铺

□安徽蚌埠徐玉向

一间简陋的砖瓦房,孤零零地守在东塘菜市场的边上,守在乡下清冷的隆冬早晨。这是一间时光里的剃头铺。

寒风紧跟我一起挤过那道略显狭窄的木门。门是半掩着,它的主人不在。空荡荡的屋子中间是一把对着墙壁的椅子,石灰抹得并不平整的墙壁上,悬着一方清静的大镜子,右边一排钩子挂着理发的工具,上方吊着一只15瓦的灯泡。几条长凳子,随意沿着墙边耷拉着脑袋。整间屋子,唯一有些生气的家伙,大概就是离门两三步远的那只炉子了吧。只能填蜂窝煤球的炉子,才膝盖高。也许是刚从几十米外的老小店兑了一只燃了一大半煤球的缘故,炉口散发着微微的热量。炉子上并没有烧水,一只灰斑斑的吊壶,安静地正蹲在炉子前。或许是主人不在,或是里面根本没有水,它一改往日盘在炉口一边嗡嗡怪叫一边喷着热气的德性。

等理发师时,我一点都没有坐长条凳的打算。板凳上冷冰冰的,隔着棉裤都能感觉到刺人屁股的凉意。每次来时,遇到队伍中轮到被理发师点名的,在他起身的刹那,站着的人会飞快地去抢刚刚腾出的一点空隙,只为板凳面上留下的那点温度。

当我抱着架子在屋子里晃了几圈刚把手罩在炉口时,门吱的一声开了。见一条拐棍先伸进来,我赶紧抢了一步,从理发师手里接过水桶。他边打了招呼边进屋,左腿盘稳拐棍,倾下身,右手利索地朝吊壶里填水,再一把拎起随手搁在炉口。他掩上门,顺手将门后面的大扫帚掂在手里,朝着并没有几根头发丝的地上挥动着。听到外面传来说话声,我赶紧抢坐在镜子前面的椅子上。

果然,理发师还没把我胸前的围巾收拾好,跨进来一位中年汉子。那人扫了一眼椅子上的我,歪着头跷二郎腿坐在靠近炉子的长凳上。我从镜子里看见被第一刀剃掉的头发掉在地上时,那汉子正欠起身伸着脖子对着炉口点烟。

当我的头被收拾一大半时,屋里的长凳上已没有了空隙。剃头的,凑热闹的,七嘴八舌,轻松地扯着电视里看到的新闻,以及眼前一亩三分地上的野史,烟头的火星连同唾沫星,渐渐地在这间不宽敞的小屋子里飘荡开来。

当我起身,额头竟然出了汗。

街头巷尾